

那

艾利



她一直想的：如果可以笑，多好。  
那天的天氣特別涼快。  
他們躺在草坪上曬太陽。這陣子太陽是不常露臉了，像他們當天直視的，是被一朵一朵白云遮蔽着的陽光。這陣子常下雨，如果能下雨也不錯呢。  
他們的身體被蒸得暖烘烘的平臥着草地，黏黏濕濕的感覺。幸好有風，風總是無時不在他們的背下露出一些隙縫給他們一陣一陣涼涼的感覺。  
一張有着橫線條的考試白紙隨着風在他們左右翻翻滾滾着。一翻竟飛到朝陽臉上把他一張四方臉給蓋住。他怔怔的任由它去，好一會才拿下來，塞給身邊的阿輝。她啞了一聲準備塞回去，他知一進翻好幾個圓滾閃避着她的手。她原想塞進他襯衫口袋中去的，怎料他閃閃避避，她一氣，拙手拙腳的索性就將紙張揉個團團塞進他襯衫中去。  
他這下可心傷了，脚根一挺便站起來抬着脹起的小腹的東西跳脚，費了好大的勁才取了出來，臉上的神情隨着變得猙獰起來。  
阿輝見大事不妙，站起來便道：「便道，他手長步了快的不屑三兩下工夫便將她逮住。因為他是衝力太大了，兩人撞擊一起都無法站穩，你扶我我扶你相擁着跌，鬧得哈哈大笑。

「什麼什麼，她很愛你的愛？」她笑得聲音一串一串。[真老土！]  
「是不是真的？」他按着她的肩膀，一雙眼珠烏黑烏黑的就要闖進她的世界中去了。  
她屏息的只感覺到，狂亂的心跳，急促呼吸的聲音。[見鬼！]朝陽撲上前去，她翻個身，害他撲了個空。  
「人家寫給你的私隱，你却拿給別人看，你沒有道德。」  
他覺得莫明的虛，心頭悶得發慌，原先便這麼想的，經她如此一說，越發這麼想。  
他偷偷睇了她一眼，但見她臉上浮着淺淺的笑意，便又不再那麼想了。  
「祝福你們。」他把面頰貼上她的，低低的唸出四個字。他聲音小小的，深怕聽得不好破壞了什麼似的。  
「傷心失意的我。九月十五日，一九八八。」  
「他揚了揚手上的信，一陣軟暖的風掠過，他隨着鬆開手掌，那張紙放肆的便旋着亂轉。然後一切都沉靜下來。  
她的背緊靠着他的。年輕時可以沒有距離，他忽然的有所領悟，但他想今天無論如何也要揮一下她的手才是的。  
「朝陽，我要走了。」阿輝站了起來。  
「你要去那裏？」他拉着她的手。  
「去那裏不好，留在這裏多沒意思。」她忽然轉了念頭：「去找他。」  
「找他？」  
「問他為什麼要寫這麼肉麻的東西。」  
「我猜想你告訴了他什麼……」  
「告訴了他什麼？」  
「說我囉。」  
她這麼一聽，又笑得嘍哩咕嚕整個人軟塌塌下來，指着她鼻子道：「你？」  
「我問你，是還是不是？」  
「是。」她有氣沉不住氣，「是才怪！」  
「你這個小刺精！」  
她一直想的：如果可以哭多好，湧出一串一串的眼淚好把自己浸進去，一種屬於心靈上自挫的小小凄美感受。  
朝陽彷彿另外意識到一些什麼，心頭實在的又悶了起來，考慮思索着將她的手鬆開。  
一切又都安靜下來。  
他們重新躺回草坪上去。她側臥着，這陽光懸在眼中，望久了才覺得它刺眼。他們的眼睛是睜倦了。  
能感覺到自己哭泣到底是好的。聽說哭泣有淨化作用。於是她輕安的想着，想着想着……  
有點狂妄的無聊的一個下午。  
到了今天，一切就好像沒有發生過。但總是很容易的，就想起，那——。

我就這樣無言

是的，潮起潮落，一生本可以就這樣慢慢渡過。  
但是，我確實也會有想起你的時候。  
當我粗癢了的大手，揚起那片滿是補釘的帆，迎向朝陽，橫向藍藍的寬寬的海面時，當我一波一浪地飄盪而去，追逐那沙鷗的翅，當我在離你極遠極遠的北方，捕捉那彩色的虹魚時，我偶然也會想你。  
我會想起那溫柔的夏夜，你用各色各樣布碎縫成的床被，想那紅紅的臉，黑黑的眼眸……  
當風吹散我一頭愁絲，吹亂我額上的皺紋時，當我小小的船倦了回航，泊向那陌生的燈火，我就這樣面對那些已經過去了的，和還沒有來臨的痛苦，我就這樣無言的躺下，赤裸着滿佈傷痕的軀，任由黑暗的海，一啄一啄地侵蝕，讓思念的雨沉沉地落下。  
是的，我一定也會有再重新想起你的時候，當我面對所有相似的暮暮時。  
當潮來潮去，日升日落，我一劃一橫用刀把你的名字，從船滑到船時，聽說回頭的水路已被塞阻，唯有隨着那暖暖的海風，慢慢地，無心地，把你遺忘……  
然而，仍有最捨不得的那些字句，深深地藏在歲月的枕下，有月光的夜里，細細的翻閱，在許多年後仍從深海底撈出來，和所有的星子都羅列在天空，也許你在遠方的窗正在探望，再翻看我們這短一生所錯過的一切。  
是的，我必定會從頭想你。  
當我一山又一山地繞過，探看少年時曾經與你攜手同行的小徑。尋覓那棵愛灑下花雨的樹，當春的夢依舊芳香，如同你淡淡的髮香，所有曾經的迷惘、憂傷、胸口的疼痛都會如潮湧來，心中的哭號，就是那日夜撲打侵蝕的浪。  
我原以為，可以這樣隨着潮起潮落無言地渡過一生，讓自己成為湧湧澎湃的海洋。就這樣把極痛的部份，任這帆隨風飄去。  
只是會想你——在燈火熄滅、溫柔的夜。

楚風

煙火  
砂撈越星洲詩社  
文藝雙週刊  
50  
P.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人世間：後現代與現代

有人提起「後現代主義」了。在此時此地，「現代主義」對許多人來說還是個生疏的名詞，而「後現代主義」在比較起來則更形陌生了。然而自七十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對後現代主義早有眾說紛紛的論爭。後現代主義理論的震盪，也不僅局限於文學，它更廣泛地影響了藝術、文化、政治、社會等各層面。  
到底什麼是後現代主義？這是個複雜多元的問題，在文藝思潮的資料嚴重缺乏的情況下，我們委實難有機會去充分認識這一理論學說。前幾期的《煙火》月刊曾略提到後現代主義理論，而此次則在四二期中轉載了台大蔡源煌教授的一篇論文「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此文對後現代主義有概括性的解說，值得向本地讀者推介。  
在文藝圈內談文學理論，談各種主義，或許容易被人指為「空談」或「自抬身價」。然而文學理論及各種思潮對創作的刺激與推動作用，仍是無法否定的。在創作的同時，多認識各種文化思潮，接受新觀念新思想，實是求變求進步的法門。況且，文藝不可能與文藝以外的其他事物無關，搞文學創作更須加強思想，擴展視野，方能臻入新境，方能漸次提昇。  
然而回頭想想此時此地，「現代」還不在，何以高談「後現代」？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廓清自己對現代主義的認識了。我們相信，本地不乏高明之士，我們十分盼望各位能撰寫或譯介各種文化思潮的論述，為我們這極度缺乏文藝資訊的荒地點燃一些煙火，讓我們對各種理論的認識，不僅僅停留於名詞表層，而能更深入瞭解其實質與發展趨向，進一步結合實際情況進行省思。（羅胡）

出版消息

二十年前大馬文壇對「現代主義」有所爭論，而近年來，又有人提起「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是一個文學現象，到底是現代主義的延續或是一種反動？《煙火》月刊 4 2 2 期中蔡源煌教授給讀者一個明確的答案。這期《煙火》還有砂撈越作者鞠榮如的一篇小說「籬戀」，「籬戀」長達三萬字，佈局奇特，寫法新穎，是少見佳作。這期《煙火》有不少海外作家的作品，包括香港劉紹銘的書序，加拿大黃潤岳的散文，荷蘭漢樂逸的詩作，印尼柔佛歐陽的四首小詩和美國阿宿的小說。本地作者則有若小羽、淨微、吳梅如、林靈希、加愛和阿細。  
《煙火》月刊 4 2 3 期（二月號）亦和 4 2 2 期同時出版，而三月號《煙火》也將在三月內面世，一改脫期現象。二月號《煙火》為洪泉專輯，洪泉是近年來新崛起的年輕小說家。本期《煙火》刊登他九篇最新作品，皆命題為「傳說」。另外還有水真立早和黃金城個寫洪泉這個人，以及羊炎評洪泉的「傳說」。除了洪泉的小說，本期《煙火》還刊登他幾幅畫作。二月號的其他作者為潘亞敏、應僧、方昂、石傳莉、李雙、雨子、余秀真、尼瑪哈、蘇旗華、林際洛、程可欣、趙毅民、王繩和張光達。  
《煙火》月刊 園地公開，歡迎投稿。《煙火》月刊 售價一元五角，長期訂閱六期八元，十二期十五元。訂閱者訂費請用匯票，收款人請註明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 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訂閱者請寫明中英文姓名，訂閱期數及國文地址。

多開一扇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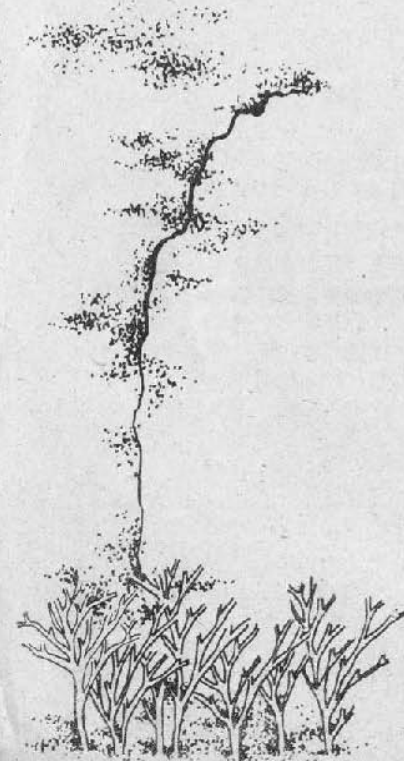
雁程

● 很個性的庭園  
東廂西廂  
假山旁栽植一叢瘦竹  
吹着一陣古風  
拂成一種獨特的姿態  
說它是鄭板橋的畫  
就多麼鄭板橋  
却純粹為了美化  
園子角落精心設計

● 鑿一口井  
橫在假山前  
恁自很不風景地存在  
有人却開始大聲呼叫  
關一蓮池更風雅  
更有人問道：  
那麼竹林子呢？  
其實竹子不只適合當釣杆  
或許更適合編織籬柵  
而我却偷偷握成批詩的筆

● 多開一扇天窗  
遂發現——夜里  
星空希臘不希臘何辜何懼啊  
星空依舊是遼委的星空  
愛訕笑的星子們  
盡是喜垂釣的漁翁  
深井內  
羣蛙激夜無謂地喧吵  
為了一隻僵斃的蟬

● 紅牆外  
犬吠聲聲  
匆匆而過夜歸人的聲音  
是想哭又哭不出來的哽咽  
而會泣血的  
不單單是杜鵑……



他猛力揮拳，戰台上  
他狙擊對手像推開一火太陽  
他忘記了呼吸、汗和生命  
他不知道地球就在所有碰撞中，旋轉

他感覺大江的滔浪傾瀉，體內  
他想大喊拳擊暫停

他瞥見不朽、榮耀和笑  
他瞥見一朵雲，在他臥姿的匯外

拳擊者 李笙